

中轴线的四季

王海滨

很多人见识过北京中轴线的四季。初春,和风漫过祈年殿的金顶,把皎皎白玉兰早早吹绽;仲夏,钟楼的晨钟和鼓楼的暮鼓,会把荷花池里的香气吹进南锣鼓巷的每一条胡同;秋日,怎么都从郁达夫的笔下走不出来;冬日,白雪碧瓦,天坛、故宫、景山等地的松柏绿意染京华……可我要说的四季,不是这些。

20世纪70年代末,年幼的我随家人第一次来北京探亲。从永定门嘈杂的长途汽车站出来,坐公交车往北走,到了原来的椿树胡同住下来,那是我的姨妈家。一个大杂院,两间矮平房,空间狭小但温馨。没记错的话,和椿树胡同相隔一条街就是闻名遐迩的琉璃厂大街,从大街上走过,不用进店面,就能嗅到好闻的墨香;从椿树胡同东口拐出来往北直行,就可到前门大街。记得好像去了大栅栏,然后再往北就到了长安街,穿过长安街进故宫转了半天,改天又去游了北海。

第二次来北京已是80年代中期,姨妈家搬到了南城的白纸坊桥附近。我借了她家的大金鹿自行车,从胡同东口出来右侧就是陶然亭公园,同样拐向北,一直骑,不用拐弯,就到了前门大街。那次骑行,让我摸清了北京的一个“门道”——甬管在多么牛毛的胡同里怎么晕头转向,只要找到长安街,马上能辨东西;只要到了前门箭楼,立刻就知南北。浩瀚的北京城原来有着规矩矩矩的方位感。

大学期间,我经常来北京。那时的北京

和之前又大不一样了,但所去的地方还是集中在从永定门到钟鼓楼这一地段。从西单到东单,从东四到西四,从地坛到天坛,从月坛到日坛。对称着列行程,对称着找景点。一次次地游荡在纵横交错的大小胡同里,一回回地徘徊在前门大街热闹的喧嚣中,那红墙碧瓦,那玉兰银杏,那种古老与现代共存、传统与时尚并驾的面貌……都让我深深地痴迷。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念叨:“我要来北京,我要来北京。”

遗憾的是,大学毕业我没能来北京,而是通过招考进了地方媒体。一晃七八年过去,其间,我经常来北京给中央台送稿子——那时没有网络,地方台给中央台供稿只有邮寄和亲自递送。2000年的一天,又来北京送稿,当天可返回,车票是午夜时分。华灯初上,从天安门广场出来,沿着前门大街往南走,一路灯火通明。我又想起了深埋心底的夙愿,驻足望向南北,忽然想到:沿着这条线朝着南方直直地走下去,就可以回到山东。反过来说,沿着这条线,我也是可以走进北京的。于是,回去后我决定辞职。在没有一个熟人支持、一片诧异的目光中,我来到了北京。

几年后,外地友人来我家做客,表示想看看北京城。我带他们去的都是之前自己常去的地段,给人家讲解的同时,自己也才了解到更多有关北京城的历史。

比方说,从元代建大都开始,北京城遵循的就是“择中而立”的礼制思想。皇权居于城市正中,“中轴对称,前朝后市、左祖右社”的城市格局雏形基本形成。还因为元大都有的11座城门,北京城就有了“八臂哪吒城”的奇妙传说。

比方说,明朝朱棣迁都北京后,对元大都进行改造,让城市的中轴线向东偏移,新建了景山,堆土为山,压在元朝皇宫旧址之上,既是皇宫屏障,也是全城制高点。而且,确立礼制:左祖右社,也就是在天安门东侧建了太庙——今劳动人民文化宫,在西侧建了社稷坛——今中山公园。到了1553年,明嘉靖皇帝下令修筑外城,把城池向南延伸,修建了永定门,让中轴线的南端正式定格。而清朝基本全盘沿用明代中轴线格局,没有改动轴线走向,主要是重修、更名和增建。延续礼制,太庙、社稷坛、天坛、先农坛完整保留。钟鼓楼则继续承担全城的报时功能。所有的重大典礼,类似皇帝登基、大婚以及祭天等,都沿这条轴线展开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在中轴线上建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、毛主席纪念堂,为古老的中轴线注入了现代内涵。进入新世纪后,复建永定门城楼,补回了中轴线的南端地标。

2023年一个晴好的冬日,我到延庆的九眼楼游玩,站在一个瞭望口向南望去,先是望见了北京结。北京地区的长城总的走向主要分为东西、北西两个体系、三段长城,分别是向西北一路的外长城,向西南一路的内长城,和向东的蓟州镇石塘路长城。三道来自不同方向的长城汇聚,在山顶上结成了花结,形成举世闻名的北京结。接着,就望见了中国尊。要知道,九眼楼到北京城相隔近两百里地。最让我震惊的是当地友人的话:“从九眼楼往南就会到达钟鼓楼。也就是说,如果以钟鼓楼为轴线,一直往北延长,最北端就是九眼楼。”《北京市延庆县地名志》曾有记载,九眼楼建于明嘉靖二十年。也就是说,480多

年前,古人营建这座军事要塞时的天地观念,与今人建设首都的宏伟蓝图,在这条贯穿时空的轴线上居然实现了完美的重合。

再一次,我惊叹于北京城的神奇。至此,从孩童的懵懂到近天命之年的豁达,从起步于鲁西北穷乡僻壤的乡村到定居北京城一隅,已过去40年的光阴,我才终于熟识这一条轴线。它充盈了如我一样的几代人对北京城的认知,见证了时代变迁,陪伴了我们的成长。

从这一点来说,北京中轴线和我的生命一样,茁壮成长,四季如歌,一路繁花。

等到2024年7月,北京中轴线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,包含永定门、正阳门、天安门、天安门广场建筑群、故宫、景山、太庙、社稷坛、天坛、先农坛、万宁桥、鼓楼、钟楼等15处遗产点。中轴线虽是现代的称谓,从南到北全长仅7.8公里,串联起的却是北京城3000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。这条线何止是活化的城市脊梁,它的居中、对称和礼制秩序,体现的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高理想;它串联起的城门、广场、皇宫、御苑、坛庙、市井,是从皇权空间到百姓生活空间的完美过渡。关键是,穿越数千年的风雨,它还在不断生长。

如果说北京城是茱萸公英,那么中轴线就是这朵花的中心,所有的种子都是从这条线分裂而去,沿落地生根,然后又开出花朵,装点春光,播种希望。

时代在行进,社会在发展,所有的现在也终将成为历史。那时再看,中轴线的绮丽和神奇还将绵延。

所以,从这一点来说,我说的四季还是抛开了自然节气的划分,让视线拨开岁月的云烟,从纵向的角度去通览中轴线的历史:金元时期是早春,明清时期则是孟春,当下正值其仲春。

中轴线的盛夏是何种景象?中轴线的金秋又是何等丰盈?想象不出。

只想说,当下的中轴线,时节刚好,风光正美。而且,会越来越美。

我并非孤身一人

谭锦絮

搬到这座城市的前三个月,我没跟邻居说过一句话。不是不想,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公寓的电梯里人来人往,大家低头看手机、盯着跳动的楼层数字,默契地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,客气却也生疏。

年中的一天,我加班到晚上12点多。电梯门快要合上时我匆匆迈入,角落里已经站着一个戴耳机靠在墙边的人。无意间,我看见我们手里的外卖袋来自同一家店铺。他摘下一侧耳机主动搭话,我们便聊了几句。

往后的周末,我常常和这位邻居偶遇,饭点总是奇妙地撞在一起。在一楼等电梯时,我们手里的物件也十分相似,外卖袋、超市采购袋,偶尔提着一袋水果。

一个傍晚,我拎着一盒白切鸡往家走,恰巧碰到他。他扫过我手中的盒子:“这家白切鸡好吃,我上礼拜也买过。”我有些意外:“是吗,我还怕踩雷。”“不会,味道很地道。”

我笑着应下,说下次试试店里别的菜品。他低头望向手里的饺子,忽然开口:“我多买了两盒饺子,你要不要拿一盒?”我连忙推辞。他已经把一盒递过来:“拿着吧,我一个人也吃不完,电磁炉煮五分钟就好。”我接下来,向他道谢。

当晚我煮了饺子,只是普通速冻水饺的味道,谈不上惊艳,但入口的感受,却和外卖全然不同。

就这样,我们慢慢熟悉起来。他也在附近上班,比我早半年入住。这栋楼里大多是独自在外打拼的上班族,平日里下班很晚,工作日很少下厨,唯有周末,才愿意认真做一顿饭。

我们的相处简单又克制。没有交换微信,也没有相约聚餐。只是偶遇时打个照面,各自拎着食材与外卖,谨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边界。但生活总藏着细碎善意。有人不了解你的过往,不过问你的工作,只是偶遇时闲谈几句,顺手递上一盒饺子,用最朴素的方式顾及异乡的你。茫茫人海,我们不是在孤身赶路。

名字趣事

王培静

虽然父母没有文化,但给我起的大名中的“敬”字,是从祖上太太爷爷的名字借来的。王培敬这个名字,被我用到高中毕业,一当兵我就自作主张把“敬”改成了“静”。

因为名字的关系,与人交往时,我对名字中有“培”或“静”(谐音也算)的人格外敏感,只要遇上,一下子就感觉特别亲近。

和台湾的著名诗人、文化学者林静助是从网上认识的,先是给他主办的杂志《艺文论坛》《青溪新文艺》投稿。通过邮件交流,发了几次作品后,他邀请我担任杂志大陆微型小说的主编,负责给杂志约大陆作家的作品。

认识《中国武警》杂志社原总编辑郝敬堂,是在海淀作协的一次活动上。活动结束后他主动请大家吃饭喝酒,做人豪爽,言谈幽默。后来他看了我的散文集《从心底打捞的时光》后,主动给我写了篇评论《梦回军营——写给战友王培静》。

北京的老作家赵国培,为人低调谦虚,是北京写小说的名家之一,后以诗人著称,多年主编诗歌刊物《稻香湖》,给我发过不少诗歌,同时也给了我写诗的信心。但凡友人聚会,他有一个保留节目,就是声情并茂地朗诵那段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》。

高国镜也是北京作家,我主编过他的一本小小小说集,后受他邀请担任过征文的评委,也给他的新作写过序言。到他家喝过酒,得到过他送的酒、大南瓜和一块灵璧石。他退休后还保持一年出版一本书的速度,也是个高产作家。

小小说圈里有个薛培政,在河南郑州工作,是山东人,有过从军经历。一喊大哥,我就认下了这兄弟,经常有创作交流。看到我有作品发表或转载的消息,他都会第一时间祝贺。他曾多次帮我找《散文选刊》等样刊,看到《郑州日报》上我的小作,什么也没说就寄来了报纸。

头几年到三门峡参加老年文学创作笔会,给他们讲解如何写好散文,认识了一个老年体育系统的老兄叫王培正,他是安徽凤阳县老年体协的主任。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头两个字相同,见面格外亲切。现在虽然联系不多,但逢年过节总要互相打个问候。

我想,能和这些师友交往,都是人生的缘分。

睢溪拾萃

阮文生

车子上坡、拐弯、直行、兜圈。这么说的时侯,石孔桥、堤坝,包括云里藏着的白斑点,都一闪而过。乾隆湖边是垂柳,二月春风没脱身。水波一块叠一块,叠出乾隆湖1050亩的水面。脖子没有汗渍,感觉时间清爽了。

这里本是煤矿,日产多少吨煤,铁黑的沉默,辉煌了一页又一页,共和国记着。煤挖完,地空了,土塌下。用水满上,严丝合缝地对准用过的旧时光。

我在淮北临涣镇吃馍。咬一口,又掰一块。嘴没歇,眼睛也没歇。糙糙的缺口,一堆粗线条。馍在嘴里,没有马上开溜。多年前的安师食堂的馍,也是带点皮,是一大团紧实给裂开的。现在,到了嘴里的爽劲,也是个大包大揽,不用酱菜帮着张罗。过喉的时候,像是砂纸磨了一下。

吃馍就该牙硬,筋道就在硬碰硬。我们那里的馍,搞得像是吃发糕,手里一大把,一捏,缩成一点点,一点意思都没有。我吃了一个馍,又吃了一个馍。麦子给馍的甜,低得像树梢下的小路,不动声色地将林子穿透。好像抽到一张奖券,我得到了大平原。

一团和气稳住目光。香酥饼薄,仙风道骨似的。是个团队,几经风雨只剩下粒粒芝麻。芝麻稳稳地占着地盘,在画龙点睛。实在地说,香酥饼捏在手里,香气已经征服了我自己。大平原的风味,无迹无踪了。比山东煎饼干脆,油性多些,在嘴里留得久些。味道足,一时搞不清里面来了哪方神仙。

北方南方都是芝麻的故乡。我晓得,芝麻会蹦的。铁锅和火焰都是烈性子。遇到知音,最小的颗粒献出最大的热闹,一粒比一粒滚烫。芝麻落到饼面上,就像鼓点一样开花了。皖北平原还有玉米、大豆、豌豆、红薯,它们都是容易滚动的特产。

一张香酥饼,标着大团麦地,中间种着芝麻。将麦子和芝麻弄得这么紧密,简直是大平原的一张塑像。人间烟火和神奇饮食之间,有了一页对望。说它是张地图,也没问题。我是在濉河路4号公交站边见到它的。我边吃边问,小摊主不厌其烦。这里到淮北火车站,票价2块。从口子酒业培训中心出发,打个车去火车站,10块钱顶天啦!



湖畔晨雾

10月8日,游客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宏村镇奇墅湖欣赏晨雾美景。当日是寒露节气,奇墅湖晨雾缭绕,湖面如纱似黛,游客徜徉其间,宛如置身仙境,流连忘返。 视觉中国供图

候鸟的秋日约定

余晓芹

当第一缕秋色漫过山林,北方的候鸟便穿越广袤大地,不远万里来到东渭河。

东渭河,霍山人的母亲河。洁净的河水浸润着两岸,温和的季风催生出自然的精华。中华秋沙鸭、白鹤,还有中国最美小鸟蓝喉蜂虎,早就把这里当成了它们的乐园。

因为有了这些鸟儿,东渭河的秋是极富诗意的。你看,那豆雁,小天鹅、白枕鹤、黑鹤、东方白鹤……就像一个个精灵,穿梭于随

风摇曳的芦苇荡中、黄叶婆娑的树林里、错落有致的村庄前……它们就像一群孩子,顽皮戏水,而东渭河,就像慈祥的母亲,以最包容的姿态等待它们每一次的依偎。

清晨,河面氤氲着一层梦幻般的薄雾。豆雁正排着松散的队列低飞掠过,橙黄的脚步偶尔划破水面,灰褐的羽衣沾着细碎的晨露,像披着一身星光;天鹅伸直修长的脖颈,雪白的羽毛与薄雾融为一体,黑喙上的黄斑在微光中若隐若现,宛如流动的云絮;白枕鹤则迈开朱红的脚爪在浅滩踱起步,白色的头颈、赤红的脸颊,与暗灰的体羽形成鲜明对

张帅

楼下那家面馆,开到凌晨两点。招牌是手写的,老李手擀面,“擀”字少了一撇,没人去改,就这么挂着。

我加班晚归,常去。推门进去,热气扑一脸。店里就三四张桌子,墙上的菜单用胶带粘着,油乎乎的。老李在灶台后头,围裙上沾着面粉,见我来,便道:“一碗,辣子多放?”

端上来,汤热,面白,上面一勺红油,几片青菜,卧个荷包蛋。第一口下去,辣得吸气,也暖到胃里。外面的夜再冷,坐在这张塑料凳上,就觉得还能撑。

常来的不止我一个。靠窗那个穿工服的小伙,是附近工地,每晚收工来一碗,吃得呼噜呼噜,额头冒汗。对面坐的是个代驾师傅,等单的空当进来,要碗清汤面,慢悠悠吃,手机搁桌上,屏幕亮一下看一眼。还有一回,进来一对小年轻,吵了架的样子,女孩红着眼,男孩不说话。两碗面摆上,谁也没动筷子。老李走过去,把辣椒罐往中间一推,说:“先吃,吃饱了再吵,吵也吵得动。”女孩噗地笑了。

老李话不多,但该说的,都在面里。谁遇到事了,他多卧一个蛋;谁冻得厉害,他多舀一勺汤。有客人落了东西,他收在柜台抽屉里,第二天原样还回去。

有一晚下大雨,店里就我一个客人。老李煮面的时候,我听见他在后头哼戏,哼的是《借东风》,荒腔走板,可认真了。面端上来,他说:“今天这雨,配这碗面。”我问他:“天天开到两点,不累吗?”他说:“总有人这个点才收工,总有人这个点才回家,我关了,他们上哪吃口热的。”

那碗面我吃得很慢。雨打在卷帘门上,吧嗒吧嗒。我想,一座城里,总要有人不肯早睡,才好接住那些晚归的人。

后来我换了工作,不用熬夜了,去得少了。可每回路过,看见那块少一撇的招牌还在,心里就踏实。我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,灯亮着,灶热着,有人在等你坐下,吃一碗热的

天底下很多温暖,不喧哗,它就在深夜巷口的一碗面里。

黄炎

秋风吹过黄土院落,菜园里的辣椒红得刺眼。那一串串挂在枝丫上的红,不只是秋天色泽最红艳饱满的辣椒,用细棉线串成长长的一串,挂在屋檐下通风向阳的地方。秋阳慢慢落下,风吹过院落,一串串红辣椒轻轻摇晃,一点点收干水分,颜色变暗,质地变软,整个院子里都浸着淡淡的椒香。

待到辣椒完全晒干的时候,就是做油泼辣子的最佳时机。母亲伸手从檐下摘下一个一个的干辣椒放到竹篮箕里。父亲坐在木椅

上,脚蹬着老旧的碾槽,“咯吱咯吱”一下一下地碾动,脆生生的干辣椒在碾槽里碎裂,慢慢地磨成粗细适中的辣子面,空气中就会散发出呛鼻的辣味。母亲在灶前添柴生火,用铁锅烧热菜籽油后,把滚烫的油猛然浇进辣椒面中,“滋”的一声响起,浓烈醇厚的味道立刻弥漫开来,充满了整个厨房。

晌午时分,母亲把做好的手擀面盛来给我一碗,用筷子夹一筷油泼辣子拌匀,红油在面里缓缓地漾开,滚烫的椒香一下子腾起,钻入鼻孔。不是尖锐的辣,而是焦香绵长的醇厚。一碗普通的面条因为这勺辣子而有了灵魂,那股只有故家乡老屋才有的烟火气息一口就撞进心里。

又是一年秋至,庄稼如期成熟。父亲三年前去世之后,母亲今年三月也走了。现在院子里的辣椒是二哥种下的,还是像秋日一